



徐坤  
获奖  
小说  
选集

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厨房

狗日的足球

鸟粪

先锋

一条名叫人剩的狗

遭遇爱情

一醉方休

年轻的朋友来相会

早安，北京

杏林春暖

通天河

徐坤 著

作家出版社

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徐坤获奖小说选集

#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：徐坤获奖小说选集/徐坤著. -  
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0.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81 - 5

I. 午… II. 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099 号

##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：徐坤获奖小说选集

---

作者：徐 坤

责任编辑：岳 阳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：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数：260 千

印张：17.25

版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81 - 5

定价：26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作者简历

徐坤，女，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，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一级作家。北京市青联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出版小说散文论著等四百多万字，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白话》、《先锋》、《热狗》、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、《通天河》，短篇小说《遭遇爱情》、《鸟粪》、《狗日的足球》、《厨房》、《一个老外在中国》，长篇小说《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》、《爱你两周半》、《野草根》、《八月狂想曲》，话剧剧本《青狐》（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）、话剧《性情男女》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6年上演）。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语。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首届冯牧文学奖，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，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，四次获得《小说月报》大众评选“百花奖”，多次获得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评选的优秀小说奖。

# 写在前边

这是我从事小说创作近二十年来的一部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。只有末一篇《通天河》刚刚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，还没有获奖。但它也是我近几年来的一篇着力之作，在此一并收入。

年轻时的写作，十分峻急，仿佛有无数力量催迫，有青春热情鼓荡，所有的明天，都是光荣和梦想。仿佛可以乘着文字飞，向着歌德《浮士德》中“灵的境界”疾驰。光阴荏苒，人到中年，便会将脚步贴近大地，内敛与凝重，不断思量文学如何才能得以不朽。

这本集子，算是一段青春路标，为我和我的同道曾经诗意盎然的文学生活立此存照。

徐坤

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

于北京以北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
|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/ 1  |
| 厨房 / 16        |
| 狗日的足球 / 31     |
| 鸟粪 / 47        |
| 先锋 / 56        |
| 一条名叫人剩的狗 / 100 |
| 遭遇爱情 / 109     |
| 一醉方休 / 120     |
|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/ 135 |
| 早安，北京 / 181    |
| 杏林春暖 / 203     |
| 通天河 / 239      |

#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## 1

广场上的地灯惨白，贼亮，是那种一排四个灯头的碘钨灯，在离地一尺左右的高度，从草丛中探出头来，与地面成三十度角，分别从几个不同方向昂头向上探照。灯光准确地捉住了她不停旋转的两条白腿——那两条腿，除了明晃晃的白，也说不出太多的什么来，勉强可以说得上是纤细，匀称。

当然，还比较长。超过了北京女人通常的腿长高度。贴在大腿根儿部位吊着的几缕碎布，随着身体的摆动起伏荡漾，仿佛多年老店打出的陈酿幌子。那是一条时兴的劲爆天鹅裙，超短，飘逸，人一转起来，裙子下摆“沙拉”“沙拉”绽开，一闪，一闪，闪出了两条修长的白腿；又一闪，一闪，闪出了里边平角罗纹镶有蕾丝花边的真丝底裤。一条猩红色的真丝底裤。不是火红、殷红，也不是橘红，是猩红，故意与绿底白花的裙子颜色钹着茬儿，猩出一股狠歹歹的情色。

周围一群看热闹的民工受不了了，简直看得要喷鼻血。他们或蹲或坐在广场边草地和水泥地上，大张嘴巴，喘着粗气，一只只冒火的眼睛，直勾勾瞄在她的裙底，随着她不断变换的身形，打出一道道血红炽烈的追光。

群众们却对此嗤之以鼻。群众就是那些穿着松松垮垮的大背心、大裤衩前来跳舞的正派居民。他们三三两两，搂搂抱抱，踢踢踏踏，懒散挪动着脚下的“北京平四”舞步，眼光乜斜，态度倨傲地瞟向他们俩——她和他，那对妖冶俗艳跳舞的陌生人。众人把身体的距离拉得与他俩远远的，似乎成心让他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单独现眼出洋相。

他们对此却浑然不觉，或者是根本不在乎。他们是故意用身体来找灯光的，故意让自己的全身暴露在明晃晃的光照下。那个女的依旧转，飞快转。其实也不怎么快，只是紧赶慢赶倒腾着双脚在旋转，尽可能通过旋转的力量将裙裾更多地张开。她的舞伴，那个永远穿着黑色紧身衣裤的男人，干练，精瘦，浑身哪儿哪儿都绷得紧紧的，殷勤环绕她的裙裾伸手抬腿、扭胯耸腰。从后面看，男的简直是要屁股有屁股，要腿有腿，像是个专业舞蹈演员，他的拉丁舞姿也很标准，耸、抖、贴、揉，动作跨度大，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。但是，离近了瞧，却会发现，他脸上的皱纹已经不少了，看样子总归也要有个四五十岁。

女的呢？女的看上去也不小了。虽然她忙着在灯光明亮处掀动自己雪白的两条长腿，暗夜的灯火却并没有给她添彩，反倒把她三四十岁肌肉的无情下懈无情暴露，好像是靠透明丝袜才勉强把腿上松下来的赘肉勒住——不对，她几乎是没穿袜子的，是的，裸着腿，光脚，穿着一双肉色的圆口拉带皮鞋，是半高跟，比起真正的国标舞蹈鞋还差有一两寸的高度。跳舞的水平也就是个大众拉丁舞蹈培训班肄业。

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女人就是靠一条劲爆天鹅裙、两条大白腿，以及猩红色底裤的春光乍泄，就花枝招展地把众人目光勾住，就成了广场上的绝对女主角。男的，当然也就跟着沾光，成了广场上的第一男陪跳。

## 2

广场是城市中老年闲人的集散地。年轻人当然不屑于来这里，他们的休闲娱乐场所是酒吧、迪厅、量贩式卡拉OK歌厅。那里喧闹、昂贵，要价不菲。有钱有势的中年人，休闲寻欢也自有按摩桑拿洗脚屋，或者郊区的温泉度假酒店，谁能平白无故跑到这廉价没有成本的露天广场？只有这些上了岁数的城市低收入者阶层，才会成天到晚泡在广场这种开放式的空间，耗在这里晨练、打牌、跳舞、遛狗、遛弯，消磨时光和宣泄欲望。

别的就不说了，单说夜晚的广场舞吧。每天都是从晚八点准时开始的。每晚八点，非常准时，看完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（北京人喜欢关心时政，这两个节目几乎每家必看），拾掇好了饭桌，关好电视机，

然后就掐着表，匆匆出门，直奔广场中心地段灯光明亮处而去。那里，激动人心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！

小区物业管理处派设了专门人员负责拉电线、放舞曲。管理处的那个秃头男人每天都会早早地骑自行车赶过来，到达人们跳舞的广场中心地带。这里有十六根气势宏伟的高大巴洛克式廊柱，它的上边顶着几个绿色大气包，很像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圆顶，但其实不是，只是一种没有用的装饰。一群群白色灰色羽毛的鸽子在里边出出进进，洒下一片一片的鸽子屎。廊柱旁边，是能够同时容纳一千多人翩翩起舞的巨大空场。白天，鸽子们在这块场地里练脚，觅食，到了晚上，这儿就成了中老年人类男女双双暧昧牵手、贴身贴肉、活动筋骨的娱乐场所。

秃头管理员每次都要从旁边一个值班的小屋里牵出电源接线板，然后将插座连接到一个老式收录机上。那本是广场养鸽人值班的屋子。每天晚上，鸽子们回笼以后，养鸽人都会用清水将广场水泥地面的鸽粪清洗得干干净净。被水滋润过的地面总是散发着某种动人的气息。

是啊，这里虽说是城北“经济适用房”地区，这是北京近年来城市建设中涌起的一个新名词，说白了也就是城市贫民区，但是它的小区环境建设相对也并不很落后。它留出了能盖十栋楼那么大的面积建设出了一个巨型广场，取名叫它“街心花园”。它有方圆，有纵深，有层叠起伏。那些颇似看台的一级一级的水泥石头砌起的花坛、水榭，在冬季枯干的时候，变得斑驳、沧桑，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。乍一看去，视觉上显得非常震撼。西边转角处砌起几个红色小尖顶的鸽子窝，窝的背面镶嵌着意大利铁艺花窗。广场东边错落有致的喷泉、水池、雕像，完全采用古希腊风格。那个狩猎女神的水泥雕像上，常被鸽子给屙一身的屎。鸽子也不知为什么，特别喜欢站在雕像的头顶上排泄。

种种堆砌到一处的异国风情，气势恢弘，铺排讲究，同时也是杂花生树，不伦不类。初来乍到这个广场的人，都止不住笑说：这是到了世界上的哪儿啦？这儿除了不像中国，说它是外国的哪儿都成。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这片小区，是由黑龙江的开发商建造的。他们把黑龙江老毛子的建筑风格原封不动带到北京来啦！

怪不得呢！人们啧啧称赞。干脆，他们把北京的穷人区都建成黑龙江、都建成前苏联得了！住在这儿都跟呆在哈尔滨似的。

再说那个负责放乐曲的物业管理员。他把那个老式的仿佛当年黑白电

视机那么大的收录机，放到廊柱脚下贴边不碍事的地方，然后从放满盒式录音带的大书包里掏出一盘磁带，塞进录音机里插好，准备迎接跳舞人众到来。世界早都进入数码时代了，他还在用卡式盒带播放音乐！想想，不愧是城市贫民区啊！落后得跟什么似的。曲子也是中老年人所熟悉的，从郭兰英、王昆的老歌，到邓丽君、费翔、毛阿敏、彭丽媛的演唱，应有尽有。不需要什么专业舞曲，只要能成调子的乐音便能就合着舞动。

但有一点，这里边绝对没有什么孙燕姿、周杰伦、刀郎、刘若英的歌，就连王菲、孙楠、那英都没有。他们的记忆，通通都留在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或者是五六十年代，前苏联俄罗斯歌曲盛行的那个年代。新人新曲他们就合不上，不熟悉，听不惯，踩不上点。

晚八点钟，只要音乐一起，人们就会自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各自寻上自己的搭子，跃跃欲试着上场。

多么好啊！夏天的夜晚，月光明朗，大地浩瀚。微风吹来，天地间一派宁静安详。广场上那些冬青、雪松、苜蓿、蔷薇、紫荆、垂柳、洋槐，接足了地气，在夜晚偷偷地铆足了劲地竞赛飘香。物种们繁殖很快，不到两年工夫，就已经把街心花园广场点缀得芳草萋萋，杨柳依依。据说这方广场下边原来是个垃圾场，土质十分肥沃。这里的地下水也比较适合于灌溉农田。

前来跳舞的，基本上都是住在小区附近的人们。他们穿着一点也不讲究，动作也很随意。男的穿着大背心大裤衩，有的人甚至还趿着拖鞋，跟出入菜市场没多大区别。女的也不打扮，素面朝天，肥大的衣服里边连个胸罩也不戴，一派家庭妇女习气。说是在跳舞，倒不如说是在走步，只不过是变成双人走的形式。有的是男女搭配，有的是两个女的搂在一起。（倒是从没有看见两个男的搂在一起的）。他们的手和手有意无意搭扣摩挲，脚和脚踢踢拖拖挪动磨蹭，激流情欲在暗中涌动，脸上却是一副见男不是男、见女不是女的平板表情。瞅那一个个莫衷一是的样子，简直就跟从前参加扭大秧歌、打太极拳、打鸡血、喝红茶菌一般，免费集体性群众运动，不干白不干，去晚了就没份。

鸽子在头顶咕咕叫。狗狗在脚下汪汪蹿。夜幕下的大都会，劳动人民的寻欢作乐，兴致盎然，单调如水，经久不衰。

## 3

突然，有一天，广场上出现这么一对妖艳男女，把原本宁静气氛给惊扰、打破了。两人浓烈的表演作秀气息，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灯光下一大片最光滑、脚感最好的位置被他们占据，整个广场上的风头也被他们两个抢去。人们虽然还在随音乐做着跳舞的动作，心思，却全然不在自己的舞步上，全被广场中央这一对给搅散了。

哪儿来的，他们？不知道。干什么的？两人什么关系？干吗要穿成那副德行、跳成那副样子？不知道。统统都不知道。想不明白。也不过是夜晚纳凉休闲的群众性广场舞罢了，有什么必要穿得那么正规风骚？那个女的，那叫个什么玩意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三四十岁的人还在裸肩露背，下腰踢腿，透着寒碜，透着惨烈，透着人生最后一搏的老不要脸。那个男的，扭着大屁股，腰胯甩得像抽了筋似的。又不是电视里的交谊舞比赛，并没有镜头对准着照你，扭那么欢实干什么？

尤其是那女人的旋转，完全是无谓的，没必要，多余。她好像特别喜欢做旋转动作，那种无谓的旋转，比方说，录音机里唱到“真的好想你啊，你在我的睡梦里”，好像是一个军人妻子思夫的歌儿，唱到这个旋律的时候，有必要接连转上五个圈，旋转三百六十度乘以五等于一千八百度吗？或者，“一九几几年啊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个老人，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”，她就真的原地画起圈来，双脚飞快地捣腾，脚跟顶脚尖，把自己身体使劲顶起来转，转得像个没头没脑的陀螺。

尤其是，每当旋转，她的裙裾都就势张开，完全无遮挡的，面对着那些仰视的面孔张开，与其说是毫无防范，不如说是毫无羞耻。

——那些仰视的面孔，是小区里那些干活的民工。那些脏兮兮蓬头垢面的民工们真是聪明，他们选取了很妙的角度，一律坐在地上，都跟草丛中探出的地灯的高度相一致，正好是从下往上窥视的距离。他们是如此安静，乖顺，自动地、整齐有序地坐在水泥地上，忘记了蚊虫的叮咬，忘记了潮湿的沁浸，简直物我两忘，甚至屏气凝神，就等着她旋转那个时刻的到来——像孔雀开屏一样。

他们并不知道雌孔雀不开屏，开的，都是雄的。每当那猩红底裤一露面，他们的脑袋就“嗡——”的一声，血直往上涨，嘴也合不上，口角微微露出些涎水，看得直愣愣，一动也不动。

这种免费观看的底裤，比起其他娱乐活动，比如说去旁边的地下录像厅看非法黄色录像，或者去哪家隐秘的洗脚屋找小姐，更诱人，更魅惑，更安全，更自由，更引人入胜，更想入非非。

她的旋转，就是为了亮出底裤来对民工展览吗？群众想。看来暴露狂和窥阴癖最可以互相心照不宣。群众不由得对民工和他俩同时嗤之以鼻。

群众们悉心观察打量过，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，好像不是两口子。每天晚上，人们都看见他们分别骑自行车过来，女的从一个方向，男的从另一个方向，骑到这里以后会合。两人把车子停靠在廊柱旁边。女人骑的是二六车，男人也是二六车。都很旧。车筐里有水，瓶装矿泉水，还有擦脸毛巾。他们都是在家里穿戴披挂好了才来，不是到了这里登台前现换的。

很难想象，穿着一身劲爆天鹅裙的女人，是怎样骑着辆半旧不新的二六自行车，一路招摇着赶来。也很难想象，穿一身紧身跳舞演出服的男人，又是怎样将丰厚绷紧的臀，压在生锈梆硬的自行车皮鞍座上，一路迤迤而行。他们的自行车旁边，就是一个公共昼夜停车场，那里奔驰、宝马、路虎等好车应有尽有。他们的自行车大大方方地泊靠在它们旁边，没有丝毫自卑的表现，车头车尾，双双倚靠着，亲密无间，心安理得，怡然自乐。

现在，这会儿，华灯初上，夜晚的幕布拉开。乐声响起。他们先在广场中央立定，亮相，男女手臂上扬，身体拉出一个架势，完全是正规表演前的模样，一上场就先声夺人。不像别的跳舞男女，哈着腰，驼着背，男的揪住女的，脚底一出溜，互相薅着衣襟就滑进场地中央去了。这对男女，做完亮相定格，就蓦地挥臂耸腰，爆发力很强地动作起来，肢体幅度很大。只要一动起来，就完全不管不顾，即刻进入状态，就仿佛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仿佛，他们就是这露天广场上的王子和公主。不，不，也许应该说是皇帝和皇后。除了舞蹈，他们好像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周围人的冷眼，民工的窥阴，他们好像统统都看不见听不见。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世界中。

他们在自己的舞蹈里睥睨世人，笑傲众生，自给自足，相互挑逗，在卑微中起舞，在自信中亢奋。他们的低语没人能听得见。他们的对视没人能瞧得清。实际上，他们既很少低语也绝少对视，他们互相只用身体进行

交谈。他是她身体的实际操纵者，他的手指像点穴，点哪儿哪开。旋转时，他的左手轻轻一推，右手高高擎起——她就乖乖转过身去，让身体打旋。双方身体的接触点，现在只是她握住他的一根手指，而不是全部手掌——以他的手指为轴，开屏旋转，这样她在晕眩之中的旋转方向才不至于太过偏离。

他的手指，她的手指，半含半握，半紧半松，隐秘暧昧，胶着粘离。现在，说话成为多余，舞蹈就是他们的交欢语言。他们把臀耸得更厉害了，他们把胯扭得更邪乎。跳到《蓝色多瑙河》里的快拍时，男人箍着女人的腰疯狂旋转，周围灯光刷刷连成一片，简直不知今夕何夕，今年何年。一瞬间他们就仿佛有了凌波之姿，有了凌空之势，双双堕入美妙的晕眩。

他们的个子差不多一般高，所以，他腰以下的支点，只能顶到她肉乎乎的小腹（肉乎乎，这就是非专业舞蹈演员的体质特点）。她觉出了他的摩擦和崛起，兀自脸红，没有闪避，而是亢奋，动作更加隐蔽，俯仰离合皆是欲。

他们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

他们在公开的半明半暗的交欢中，把舞蹈进行到底。

## 4

习惯是一种巨大的力量。几次过后，周围旁观的群众也就习惯了。除了抢风头以外，这对男女并没有妨碍到谁，倒是招来的看客越来越多，攒足了夜晚广场上的人气。每晚，只要他俩一来，广场上的兴奋度就能饱和。民工越聚越多，管音响的秃头物业管理人员，也愈发敬业起来，甚至悉心搜索来好多专业舞曲带子，让广场上的舞步变得丰富又复杂。

一种莫名的兴奋，在广场四周围荡漾。每晚八点，人们都急切盼望着这一时刻。同时，也自觉不自觉地盼着他们俩，像盼着明星出场。渐渐，人们习惯了他们的华服，适应了他们的舞姿，甚至，在他俩的舞姿里，恍惚还看见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舞蹈演出，看见了电视里的国标舞蹈大赛的表演。那些表演太华贵，太遥远，人们根本没有眼福观看。好了，现

在，有了他们，把舞蹈的真人秀送到了自己面前。

人们也不得不承认，俩人的舞确实比别人跳得好，是专门练过的。那个男的，据谁说是好像在电视里看过，是哪个国标舞大赛的评委。对于俩人关系的最新猜测，说是最有可能是舞蹈教练和他的学员，就是那种北京市面上最近兴起的业余交谊舞拉丁舞培训班。男的，当然是教练，女的，一看就是业余学员，腿上没有肌肉，脚背线条也不够高，跳舞的难度系数也不大，也就是个中等偏上水平，但是还蛮灵巧，矫健，有悟性，身手不凡。另外，她皮肤的白劲可真让人羡慕，白花花的，简直像奶油雪糕。还有那一把小腰条，那个岁数还能保持苗条，真不容易。至于说内裤嘛，看惯了，也不觉得扎眼。甚至，人们觉得，绿色劲爆天鹅裙，原本就应该配猩红色底裤。

人们有时也不免偷偷跟他们学两招。不光滑动简单的“北京平四”，偶尔试着比画一两下阿根廷探戈。难度很大。确实不好探，脖子快速扭动时容易抽筋，踢腿时，稍微扬得高一点，就能听到膝关节“嘎巴”一声。人们就心里感喟：不是所有中老年人类，都能招架得住探戈——那种在娘儿们身上做文章的玩意儿。人们有点服了，暗自佩服，渐渐不再疏离，跳着跳着，会向中心靠拢，主动接近他们。

他俩似无感觉，只在他们自己有限的活动半径内专注地跳着。慢三慢四、国标、伦巴、桑巴、爵士、恰恰、摇摆、阿根廷探戈……舞蹈越来越复杂。广场成了他们公开炫技的场地。他们身体趋近，摩肩擦背，大规模摇臀，狂野而暧昧。他们在不易被人察觉的视线和角度里，触抚，沉浸，飘逸，投入，亢奋，自如。他们，在群众赞扬称羡的目光里，愈发飞扬，燃烧，娴熟，默契，旁若无人，探囊取物。

他们欲望喷薄而出。肉体水到渠成。

夜风沙沙。这是一道不见光的风景。这是一片见光死的奇观。它陪伴人们熬过盛夏，驱走溽热。

## 5

忽然地，他们就不来了。失踪了。不见了。在农历七夕那天，他们突

然双双失踪。

广场上跳舞的人们就像被闪了一下，很费解，很不习惯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什么，但也不知道究竟失去的是什么。来的人见广场中央空空落落，不免都是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。

要说这一年的农历七夕也过得怪，早早地，报纸上就铺天盖地地造势炒新闻，说什么有政协委员呼吁，要把农历七夕打造成中国式情人节。消息层层下达，还要在群众中举行民意测验。小区物业还挺当回事，发送选票让每户居民填写。居民们就笑，说：真逗，还情人节呢！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人家那是两口子的事儿。什么情人？咱中国有几对情人？难道鼓励我们都去找情人不成？

他们就怀疑那些什么什么代表是商家的托儿，比方说卖玫瑰的、卖情侣表的、卖钻戒的商家，事先给了委员们什么好处，托他们来提交这项提案的。“我们举双脚赞成。”他们调侃着说。

情人不情人的先不说，广场上那一对男女从场地上消失了，却是事实。他们不打一声招呼就消失了。他们的不告而别，就如同他们的不请自来，实在是显得没有道理。舞场一下子变得晦暗，没有人气。人们无精打采，唉声叹气，脚下的步子又变成懒散拖沓，仿佛又恢复了以前疲沓倦怠的老秩序。

可是，经过破坏后的老秩序，还能再恢复成原样吗？

人们无从抱怨，也无从诉说，因为他们不能明确说出这舞场上失落的究竟是什么。就连看热闹的民工也不来了。那些脸色黧黑、头发长草的小区民工们，哈欠连天，望了几眼场上磨蹭着脚步的肥衣肥裤大爷大妈，就都无精打采快快悻悻地纷纷离去。等待他们的，将又是漫漫长夜录像厅的闷热和工棚里的寂寞。

那个秃头管理员播放舞曲的热情也锐减。许多时候，他索性连舞曲也不放，改放小电影，诸如防艾滋病宣传片、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打仗片等等。一块发黄的、颤抖的银幕挂在廊柱之间，黑压压的人群摇着大蒲扇，挤在正面和反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观看。这情景仿佛一下子让时光倒流，回到了贫穷落后的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。银幕上不清晰的影像，草丛中飞来撞去仓皇的蚊虫，都让人们显得颇不耐烦。这热天儿，只要不动起来，中老年人类绵甜的血液，肯定要成为蚊虫可口的牙祭。

就在那对男女离去的那段时间，也曾有人试图挺身而出替代他们的角

色，霸占他们的位置。然而，没用。所有的努力全都失效。比方说，那个看起来十分年轻的大眼睛女子，化着很酷的浓妆，穿三寸高的高跟鞋，上身一件小吊带背心，下身一件艳粉色大褶喇叭花及膝裙，粉墨登场，招摇出现。不断有男人请她跳舞，她就挽上他们翩翩跚跚，莺莺燕燕，翻转飞腾在碘钨灯下。她也学着从前那个女人的样子，没事儿就转，无所谓地旋转，转得天昏地暗，也让裙摆“呼喇喇”张开，起伏有致，亮出两条银光闪闪的玉腿，青春长腿，以及底裤，纯白色的三角内裤。

她跳得很好，很不错，无论被哪个男人上手，她都能跟对方配合很熟练，很协调，很风情。她的那个裙摆也很呼喇喇，她的那个底裤也忽悠悠，她的那种艳粉色的裙裾在灯光下也极其耀眼夺目。

可是，不行，怎么跳，都没有那个劲儿。无论她怎么风骚，搔首弄姿，娇柔作态，却都不是那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人们说不清。民工们说不清。但是他们心知肚明。他们已经认同和默许了从前那一对男女的舞蹈风格——一对一的固定舞伴，一对一的虚拟交欢，一对一的风骚、激情、浪漫、璀璨，一对一的红雨翻腾、秋波暗转，一对一的回光返照、最后一搏的娇艳与妖艳。

他们只是一对一的彼此彼此。跟别人，跟任何一个他者，都没有关联。

一对一，可能是最美、最让人艳羡、最遭人嫉妒、最惹人联想的人类情感。谁都可以上手的，那是婊子，毫不值钱。民工们虽然不懂，他们嘴里说不出来，但是他们在心中已经颇有领会。在经历过那对男女之后，他们心里已经有了关于风骚的范本模式。他们的胃口已经被固定、吊高。别人，谁来，再怎么着，他们也不认。

## 6

那对男女的失踪，大概也就是两个星期之久。两个星期，够长的了。北方的夏天，转瞬即逝，总共也才有多长啊？

当他们又重新露头的时候，众人的精气神儿全都“陡”地往上一提——舞场上，确实太需要明星了！无论多么大的场子，大到国家，小到

广场，都需要个别领军领袖式的人物，用他们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，用他们的激情和热度，感染照亮芸芸众生。

民工们兴致勃勃，重新回到广场边的水泥地草丛旁，重新将身形降低到跟地灯一般高矮，重新目光齐刷刷、热辣辣，等待着熟稔的底裤模式重新上演。寂寞已久的群众也在热切以盼。他们自觉自动地把那块地方让出来，那块最最光滑的水泥地面、那个最最亮堂的舞台中心，自觉自动腾让出来，等待他们心目中的明星重新登场。

他们来了。他们重新登场。他们举手投足、他们踢腿下腰……怎么，他们的举手投足、他们的踢腿下腰，怎么看起来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？

虽然他们来了，虽然仍像以前一样地跳着、舞着，然而，分明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了。是什么东西？也说不清。反正是觉得哪地方跟从前有点不太一样。

那对男女，外表跟从前毫无二致，女的，还是绿底白花劲爆天鹅裙，男的，仍然是黑色紧身衣，头发也还是用摩丝打理得根根不乱，然而，就是让人觉得两人跟以前不一样。他们虽也在跳舞，肢体的紧张程度，却远不如从前。他们似乎都有点漫不经心，三心二意，充斥着身体密码互相破解后的无限倦怠。女人不再轻盈，男人不再紧绷。女人慵懒怠惰，脚步尽量平移，少了许多旋转。即便偶尔转一下，也是转得勉强、难看，身体滞重，转得差强人意，似乎随时都能绊个跟头。男的手指暗号的推助显得有气无力，腰和屁股懒洋洋的，腰胯耸动马马虎虎，脸面颈部爱甩甩。他们的身体偶然接触碰撞时，女人一点都不再为之战栗、激动，满脸都是漠然，仿佛无意间触到了一根棒槌。她的不激动、不激励、不唤起，搞得他也发蔫儿，整个人显得没阳气、没精神、无精打采。

他们的身体，像海啸过后疲惫的沙滩，满目疮痍。

尤其是，女人的底裤颜色明显褪色，从那里散发出的气息不再撩拨人心。民工们凭借雄性动物的敏感，从那里似乎嗅到某种真实交欢过后的蹂躏气味。

才仅仅半个月，怎么就有如此大的变化？半个月里，都发生过什么？下过两场雨。刮过一场未遂的名叫“麦莎”的台风。台风贴着陆地的边缘行走，很快拐到渤海湾附近的大连海边去肆虐，只是象征性地在身后给都市遗下几场小雨。雨过天晴，地上的蒿草又猛然蹿出一尺来高。割草机在嗡嗡嗡嗡勤快地工作，阵阵香气从广场四周围袭来。青草的香味永远一成